山居集

碑

浦江縣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碑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至正十二年十有一月庚寅浦江縣新作婺女星君行祠明年十有二月戊午祠成縣之父老合辭請於官顓刻石紀其事俾文學掾邻國光来請文且曰惟婺女星之正祠在婺城之西南梭圖經吾婺自秦漢以来其名牓不一至隋開皇中始以其地上直婺女之分而更今名唐武德四年遂祠婺女于州城宋淳熙十三年爰賜祠額曰寶婺觀逮
國朝大德十年縣人朱仙姑病嘗禱之祠下有奇應因又立行祠於縣之東南隅則吾縣之有婺女星祠實自仙始也比嫁年来遷廢殆盡遑暑花赤廉君阿

年八哈尹蕭君文質將復加完繕而病其遺址卑陋湫狹不足以安神而妥靈乃剔卜西南高爽之地以斥大之然工役繁鉅費莫之出則募富民六人者俾率其賦以從蓋至是而廡公之代已及肅公悉舉以自任始事之日仍輟己俸為之倡不期月而大殿成兩廡三門次第畢舉置以櫺楯繚以垣墻階陛以石虞皇以嶐肖象繪塑各效乃能獅威惠慈恭當其狀殿之為間者三廡之為間者六門如其殿之數基之深十有四丈廣八丈有奇度用鋪六千緡用工八百祠既成余顧得吾子之文纂諸壯石以示後之人國光敢奉父老之言以請良謹考傳記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燕吳越之分野吳越之地至廣也其所分郡縣不止於一婺而是星之祠乃獨見之於此者豈非因星以名郡耶夫星宿之在天州城之在地明光所燭神氣必通其上下之應次舍之限真有不可誣者有司營立祠宇以奉其明靈行其秩祀以祈其歲事於禮典豈不宜哉至於嚴像設崇貌位被服而人肖之則固未之前聞矣然猶必為之者蓋其民俗之所習尚焉耳嗟乎神者民之所恃以安也今既本於禮而祠祀之因其俗而像設之則所以望其出靈賁祉以大茀吾民者不其至哉吾民於此其尚敬承乃忘以迓休於無窮可也廩公壯庭人豈弟愛民人懷其惠蕭公大梁人通敏有才器撫事有方略九學院廟壇之宜葺者皆以次而舉此祠殆其一也良既納交二公頗知作祠之始末而又重以父老之言國光之請因不辭而紀之且為迎享送神樂歌三章俾歌以祀神其

望天門埃神蹕靈之來光景溢雲為軒霓為旌儻若有靡象形禮已交誠既感享維德非可薦

右迎神樂歌一章

轍將出夜既艾靈之留神栽沛烟燎升羽篇鳴牲幣舉黍稷馨靈是娛歌精祀監民衷錫繁祉

右享神樂歌一章

樂度周禮容備靈之歸福祚至陰洽息陽德宣粒我民屢豐年民報事益無怠歌我詩其千載

右送神樂歌一章

趙氏尊序堂碑

趙氏本北自武節大夫士關隨宋渡江居睦州已而武節之子保義郎不佔江人保義生三子曰訓武郎善連曰武經郎善近曰武經郎善逸浦江諸趙稱三派之子孫者是其後也趙氏自宋改物而其族已衰顧令七十年間能隳其宗緒而弗墜者益鮮保義之六世孫永新守大訥因念夫趙宗之鬼餒焉而不食也乃思闢堂以祭享之先是永新之曾從祖倩職郎汝儀亦以無子而死後之人以其所居廳事為黃冠者祠祠之後堂則屋而弗居遂即其堂治為祭享之所春秋有事則割田若干畝歸之以供其費堂成扁曰尊序嗟乎趙氏自保義徙居以來傳主襲蓋嘗恒恭百年矣即一旦衰雖弱子單孫之祭有不能享顧瞻庭宇行道咨嗟又豈所以思惟本原慰答宗親之義哉永新於此乃能盡馬感念因其故宇而作斯舉可謂以義起禮者矣雖然作之非難為永新之子孫若其尚敬承乃志以迄裕於無窮可也乃作詩曰

趙居汴京為宋宗親世襲宮封有社有民越武節君
始失故所從宋王南嚴陵侯處保義簽仕于浦之陽
遂奠其居持持屋墻亳社既墟宗枝亦悴故鬼久飢
聞者興嘆有茅孫知孝之元既豐其流乃羨其源
仙巖之南江浦之北旋戎斯堂孝孫是闢孝孫來享
來拜斯堂肖膴脩潔黍稷馨香登堂受胙孝孫有怙
延畀後人永尊厥序匪尊厥序曰報尔先琢辭貞石
百世斯傳

贊

浦陽五賢贊并序

天地之間有至鉅而無配者道也人能心會而身履
之口誦而書存之則必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
深非江海而潤非雨露而澤非日月霜雪而光華嚴
隔其所若見千後世者固將悚惕亘古今而不窮

貲金石貽水火而不滅矣余嘗考之於經稽之於史
求其如斯人者恒曠數十世而一見數百里而一
得浦江有縣歷年至淺而受地至狹非有數十世之
久數百里之遠而乃得其五人焉何其盛哉五人者
曰孝子陳公助教節愍二梅公忠惠王公待制柳公
也孝子不知何時人能服勤孝道當二親之亡哀毀
弗輟以喪廬終其身每即墓奠舁果鳥為之不啄
助教當宋宣和初擁處之松陽丞已而盜發青溪東
南諸鄉縣咸望風橫潰公獨嬰城自守以死殉國節
愍於靖康之際為户部尚書當金人入寇劫質天子
竟乃不勝忠憤率衆數十萬諫夜擣其營迎歸二帝
事泄而死忠惠克明正學歷踐諸經及登嘉定甲科
遂以及人為務立朝居郡綽有可稱勁節高風至今
孰在人口待制問道文安金公上溯朱子之學亦既

身逢盛世以文華國四方學者稱之至與虞揭黃三先生齊名嗚呼五公之卓卓如此豈非所謂有道之士哉豈非所謂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深華嚴廣之功其所著使其大施諸用以殫夫潤澤光華之文其可勝既哉雖其不克大用亦惟寧屈古今而有見五公之所蘊然觀陳公之事親則未嘗不稱其孝觀二梅公之事君則未嘗不歎其忠觀王柳二公之為人則未嘗不歎其忠慕其學以稱其孝歎其忠慕其學之心可無一言擬諸形容哉借令積穀十世之久越趨百里之遠猶將低佪企想以稱述其萬一而況近在二百年之內百里之間哉昔梁肅李華之於四皓也時之相後如是其久地之相去如是其遠及作為贊以辭以致敬羨之意識者尚或称之良雖不敏既獲親出五公之鄉接其風聲氣澤而頌聲不作人其謂何用敢勉竭駑力各為贊一章以朗前人光韻之美以伸後學鄙慕之私然以孝為百行之先故用陳公為贊首餘四公則從其世次而列見焉

孝子陳公太嬰

倖彼孝思天經地義我公厥之式昭厥懿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公於斯時殷痛鉅乃匍匐穹旻口無停聲月益歲增有悴其形喪斬三年古訓是程曾不為就終身煢煢人亦有言孝行之至可通神明可感異類粵惟我公天相乃志肴果每陳烏鳥颺去昔秦顏生同出其鄉亦以孝感烏呦為傷公雖後起其德則似令聞令望昌其有已千秋萬祀永稱孝子

配彼顏氏

助教梅公溶

咨爾梅公溫溫恭恂而忠有大雅遺風遠世中

危道彼寇鋒牧逋令遁以公折衝公謀既決遂往式遏乃以柔和化為猛烈亦既載猶亦既建節如火之熾如冰之裂力有不支猶驅義師怒目張膊以死自期曰身可殺義不可虧帝曰爾溶古之烈士肆命之徵併祿其子以愧蚩蚩而惜一死人誰不死死貴合義惟我梅公以死拄世前聖有云殺身成仁夫豈彼人而盡不聞

節愍梅公執禮

于彼出日其光燉燉妖氛一龍乘乾為災有颺猗然勢豁九門飛廉不將天步斯屯宋有祥穆維五季而國不知不識咸順帝則彼孑孑我敢渴如彼颺風其勢猗猗肯歸氛厲靡有攸息二帝奄北矯矯梅公從此奮激指心擔天顧出機先手除羣穢捧轂南轅既秉我鉞既胎我率致天之罰有弗事泄群庸力屈強兇生義死忠嗚呼梅公

忠惠王公萬

舉舉王公頌學擇行以道律身以德施政輪對之明見之於立朝宣化之美見於為郡帝嘉乃烈俾屏厥言責獻可替否巍巍額額諸夏之罪上通于天奏章一抗正氣凜然不忍虔李老奸擅世遂舍而去流水莫繫帝謂王公有遺直之風錫之土田以旌其忠至今言者猶為震恭在宋嘉定士俗靡振公獨屹然進退以正其進也如振鷺之在庭其退也如飛鴻之入冥渙類超倫舉世未聞

待制柳公貫

朱學之傳至于文安四葉絲絲公得其師猶水有源際茲休明儒雅勃興乃以所狹揚于帝廷

帝嘉其能俾居緡紳與鴻碩爲倫莫之與京於樂辟雍曰公是宗鬯士三千于于而從頌臺有禮公訏古始告明文治成我
皇之志大江以西玫關教弛武子之澤一墜于地公往化之有若時雨歸卧窮山垂十五年流水去住浮雲從遂逢鋒車荐至乃掌帝制惟公出處關時隆替出與時行處與道俱倏爾岐陽之鳳忽焉空谷之駒千載昌窺蜀山巍巍

黃齋宋先生像贊

以公爲優於德耶則其才學之燁然者固已披豁乎心胸也以公爲優於才耶則其德性之粹然者固已充溢乎顏容也以公爲才德之兩優耶則其所以自處而才者乃德之所賴以充也二者皆公之所有而謂公之尚有其有若曾不足以知公者也嗚呼若公者其殆有若無實若虛以庶幾夫顏氏子之遺風考乎

趙敬德畫像贊

卓犖趙君曰敬德氏英以豪表表而偉視古令如一時謂天地猶一體以孔孟爲師友以王謝爲兄弟彼區區之斗筲曾不足以汩之以說已九是胸次之豁達一皆浩氣之所發故其爲文也直欲凌韓而駕柳其爲詩也亦且超杜而逼李然而著述之富固已見誶於當世之若成至於氣岸之高則或仍非於鄉閭之小子彼惟惡直而醜正遂爾駕尤而騰毀夷考其中之所存君蓋庶幾乎無媿此其所以交之久若知之深知之深者信之至觀夫丹青是摹得其一二矣

題樗菴像贊

澤可以及物而身不必貴德可以惠後而家不必裕孰謂斯人祇局於藝苟施澤之益厚又知德之逾真誠無媿韓伯休之行已宋清之為人

箴

諫官箴并序

諫之道有五而諷諫為首孔子亦曰吾從於諷諫焉諷諫也若謂君父有過而難言之故或託興以見乎詞或假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日遷於善也是則職諫事者又豈在乎過直以激怒哉亦曰婉以導之冀以告之期於必聽而已耳何為其然也當其一是一非錯然相間而欲使之更革其所行必且悖於目而佛於耳謀於心而戾於情自非至公至明之君孰能樂聽之哉以不樂聽之言顧乃冒雷霆犯顏色而排忿其不報鼎鑊而觸刀鋸若幾希矣今夫富貴之人之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之所不能甘也苟或昧之而不計豈來甚可痛哉所可痛者非止病其身之危也亦以病吾言之不卒聽也非止病吾言之不聽也亦所以病吾君也既有以病吾君也又有以病吾君子亦何取於斯焉作諫官箴其詞曰

於惟我

国稽古建官凡是職司莫諫為難諫不欲逆亦不欲迫我言斯聽陷而不避我其隕命勿謂逆鱗可得而批折檻之諫或以為過詐勿謂鯁骨可售吾直斷鞅之諫或以為過激齊有晏子格君孔多欲罷大臺乃飲而歌魏有閻沒亦云善諫欲辞梗陽乃饋而歎過

既無迹諫亦無形露然千載德譽愈榮嗟爾後人盍視前式苟視前式惟晏閒是則爰考爾官用規爾箴爾如不懲亦獨何心

喜閒齋箴并序

古之人苟有過焉必喜有過焉必忌忌故其德日滋今之人苟大由小積遂以為終累大德人誰無過改之乃宜勿病不改病其不知知之為美匪聞昌以我過我聞過之因獨形於喜過乃可閭苟挾我行苟持我言悻然自好莫之敢干彼非我父孰肯佛心以貢我怒宜喜而怒宜喜而憎我曾不寤我過乎

令名愈播嗟我後人盍視前規惟仲氏是師既懲我齋歹咸我銘有或不慎亦忝厥考

銘

具慶堂銘

范陽倚立本扁其奉親之堂曰具慶浦江戴良為之銘

我之生矣孰揆厥初惟父與母載育此軀亦既冠矣方趾圓顱可忘孝養慚彼孝烏我觀世間是心孰無有喪二親莫或具俱今而既具其樂何如象淚不煩大舜哉嶷嶷階老一堂載歡載娛綵綵門子白華絳趺孝穀維何有鸞有鳧其旋維何鶺鴒和色愉式拜且舞亹亹忘劬尹笠及蒲登堂奉觴氣和體臞間愆孝豈有餘何彼愉人弗此之圖豈無責言嘉碩大且許或被輕裘或駕文車是或不思胡寧勝余

亦在士子左圖右書取青嫌白抉摘芻蕘苟鄙是道何異賤儒相彼凡行疇其獨殊關血通氣惟父母且叫而充孝罔有加諸顯顯衛氏世弼雙珠爰樂其慶用庸室廬小子不敏勒辭座隅尚慎旃我永世弗渝

辭

鄭梃寇字祝辭有序

義門鄭伯陽將宅其長子梃亦既築得穆日乃以其從祖貞和先生之命宿賓於同里載良良因屬辭不敢貞知曰顧吾子之終教之也遂徃興茲酌醴且本高頌松楠有梃之義製其字曰灼高而祝之以辭曰猗歟那歟噲噲其正誰謂斯廬我寢我成寢其成矣群材彙征惟挺者楠獨爾高乘可陵沆瀣可摘日星俯瞰千仞危而不傾我觀是木產彼幽門一朝效用臣細吶登居下而汗聞聞是丁里而止曰為旅楹開閉户牖闌楯臨摛摭冗微瑣屑催脫薪蒸彼我梁棟固莫與京苟任之重亦懼弗勝豈若斯楠夐出杳冥衆木仰視靡或不永簉齋滑餐茲伊誰之令惟村之長乃高其升靖惟我人同具是形及其用世或重或輕或幽而辱或顯而榮何異此木以村自呈爾生鄭梃令既弱齡寧復夏卑不是之慾以茲吉日具弁于庭曰加爾首俾棄猥嬰本諸詩義考諸禮經字尔灼高式敬爾名爾其亯今毋替厥荷村孔長會廈高明矧爾孝義九世繩繩

皇用褒之有牌門旌既當承宗此嘗烝猶楠梃然衆木所憑一不自持載騫載崩統業業孝道乃興又況是道古語有徵曰先百行惟孝為維人克履之實洪厥聲所處之高舍此曷我言匪陋惟聖道之程

論

論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以元勳近戚輔相三朝竟乃坐視武氏之姦而不能救卒以殉之觀其事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方太宗建儲之際固以疑譽王之懦弱而有意於吳王恪矣無忌乃為之擁護晉王而疎恪豈不以晉王為已之所欽而以長保富貴故耶太宗且死無忌遂以定命立晉王又陷恪以罪而誅之無忌於此亦可謂計出萬全矣殊不知害已者乃不在於恪而在於晉王之武氏也武氏陷無忌以反固不異於無忌之陷恪以逆若武於此時明恪之冤而以揩害元老棄宗親戮之無忌其謂何無忌此舉又豈止祚及一身而已雖唐室之衰亦未必不自此始也何則恪之在諸王中誠英果人也使恪而不死於無忌之手則武氏之姦心猶有所忌而後李氏之子孫無遺類矣唐之衰也又豈待於易姓改號之日而見之哉嗟乎以無忌之才猶乃一舉而家國俱亡則彼大臣之謀國而欲一出於智力信不可矣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余讀唐史至太宗六月四日事為之喟然太息嗟乎以太宗之英武好名而卒史計於秦府群小惜哉太宗首倡非常之謀以勘定海宇則高祖之有天下誠太宗之功也雖然亡子以長不以功高祖之欲傳位太宗固義有不可而太宗之屢辭不受者豈亦有見於此乎由是而觀則太宗之心固已灼知大義之所在矣其後卒至蹀血禁門貽譏萬世而不顧者亦由房杜二人陷之而然耳寧獨房杜哉當是時太宗

既詠巢隱一二近臣惟勳其釋甲以就刑可也若高祖念其事非得已而原之然後輔之以圖後功亦可也竟乃釋此不為而尉遲敬德者方乃據甲持矛直至上前借曰恐其驚動上意亦何事於矛甲哉敬德此舉豈惡高祖之怒心一發且將不利於太宗故特假此以追尋之使高祖隱忍而曲全之故得其所向貝高祖寧不迸探其本心耶設有以通探其本心執付大理以論罪太宗將何說之辭秦府羣小之不忠於所事乃至此也宜此輩未易深恨太宗為一代賢君亦從之而不疑何其態哉

諫君有道乎曰有人心各有所蔽有所明故善諫

論王珪

君之道也王珪諫太宗出王璦之妻其庶幾知此者乎夫好色乃太宗之所蔽而懼亡則太宗之所明故珪必先論王璦得妻之由而後以郭公善善之事告之則太宗之祛所蔽也有不待其辭之畢矣當是時使珪隔聲正色曰此姬必不當取此姬必不可留彼方溺於聲色之娛而怨其出言之暴也其肯不旋踵而遽出乎褚遂良在唐室賴稱王魏之亞然當高宗立武后之際遂良為之叩頭出血而帝心終不之回者無他故焉蓋高宗之蔽在於嬖寵武后而遂良方且逆其所蔽而攻之其能亷痛抑而悅從哉適足以發其忠則盛矣語其才猶在王珪

下也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終無咎然則王珪其賢乎

說

容齋說

大梁劉侯官浦江之始年嘗即其所居西偏之室治爲宴息之所而名曰容齋越明年部使者武威余閻公荷縣杖是嘉劉侯圖侈公賜命既鋟版揭諸楣間復俾縣人戴良爲文以廣其說良曰嗚呼是尚有待於余言哉侯之自壯而南亦嘗觀夫泰山之巍南海矣有石稜棱或裂或崩如鵲之飛如羊之蹲隕而若星凝而若雲礙惟奇崛不得而具論有土黑赤有木棘檟載籧載瘦不施不埴梓匠之所棄擯陶冶之所辟斤又有鵾鵬鷹隼之禽貙豻狐狢之獸鴟鴞梟鴟怨爭狠鬬宣

乎左右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泰山實蔵之有滿有渠有汙有瀦瓜蓏而不膰難任我斤斨灌我纓亦有蛇虺蛟黿噴浪乘濤含沙蛄石射影衝波騁馬電曜水咒雷咆揚鬐而掉尾鬥舌而呀齒噬脛而吐穢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南海實納之故能崇崔嵬戢出萬類特立九霄雲雨蒸騰風雷蕩摩天下莫與爭其高汪洋洄潨渺渺沄沄莫與爭其深由是觀之泰山也南海也所以能致其高與深者以其有容也傅曰山藪蔵疾川澤納汙殆謂是歟今夫丘陵非不穹然高也然下得與泰山並高者由其容之者小也沼沚非不淵然深也然不得與南海並深者由其容之者淺也故論容德之極而至於泰山之與南海止矣古之君子不褊淺以爲量惟含忍

以為容掩垢匿瑕以大其德故曰有容德乃大又曰
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是蓋無異乎泰山南海
也奚能登泰山以求其所以高臨南海以求其所以
深則容之為義得矣容將以大其德也德之大舍乎
山與南海孰得而方之矣於此思無愧焉可也而尚
有待於余言哉矣名師稷字之
佐大梁名家有文學而尤粹於行治家治人一本於
寬人稱為長者云

說佩 送義門鄭仲舒

詩不云乎𥳑佩以贈之則佩者蓋古所以贈人而勉
之以取法者也今仲舒之行亦既無佩之可贈獨為
之說以告之何如仲舒曰是余之志也乃作而言曰
仲舒其知是佩之說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
上而不俯則無以繳下而不承則無以係上中不
則不能以有擊旁不曲則不能以有受居乎上者
居乎下者衝牙之與璜也珩言其俯衝牙與璜言
其中衝牙居中而能銳璜居旁而能曲也合是三
者而佩之制而為君子之玩矣君子之右也若夫
資以備上而中貫之資以繳下而旁出之右琚
錯乎琚瑀者珠璣琳琅者也珩居乎三
者之間而非其要也非其要者謂不為君子之所取
之緩亦皆不足以言佩也是蓋超居乎三者之外而
非其類也非其要而循待是以成佩若以其能容之
佩於君子也非其類而循冒之以為佩若以其能容
是佩於君子也然所以得為佩之正而為君子之

取法者則惟三者為然也三者之所以
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令仲舒與其兄仲然者商在
弟仲治三人者懷玉而遠遊抱器而效用太師大丞
相見而奇之因館置府下士
往往有異於他士後雖薦之以有祿位於
朝然亦不使遠遠乎左右善凡治已治人之道恒欲
資之而有助焉則夫三人
猶斯佩之見取於君子矣
若竹之有緻承乎其君
惡若衛牙之有擊也以
法於君子也其亦異
夫金聚觿觶常弦者矣雖然珩也衛牙也非
而有之也必待君子者而
為之制然後俯焉而俯承
焉由以已成乎其為用也

三人之來慨於斯佩豈非由我大丞相有以玉
之乎而三人者其尚益
守乃職以期無負乎太
何也三人與良皆友善
二年之暨卑奉大丞相之
而仲舒為尤厚令仲舒
於君子也故於其行
還京盖望其有以見
贈

書

答徐進明書

比辱書為誓欲相與以質其所學傑既愚無似又
且幽弱而身賤其素所為未有是稱其取信於人人
亦當有以是事資於傑者令足下乃獨冒然及之
其亦何所取擇耶豈足下之有取於傑者徒以其鄉
多先生長者遂謂能得其學而有可以及人者耶是
殆不然人之為學固由於先生長者而後得然未可
以是而必其有學也通都之市有大賈焉所以聚天

下之貨寶通遠迂之有無當市門之晝開也鄉之人持資而求寶者至矣遠方之人持資而求寶者亦至矣而大賈者因為之出其寶以權其價價之合也則稠載而去之其不合也則倒橐垂裹棲皇而空出方是時又奚暇問其鄉之人與其遠方之人哉今夫先生長者之於學亦猶大賈之於寶不能偏私於鄉人先生長於鄉哉由是觀之則君子之論人當取其人之賢而惟必惟其鄉之信亦已明矣若不問其人之賢而惟其鄉之信則是孔孟之里皆可以為聖賢盧鄭之鄉皆可以為醫卜西子之國皆可以充後宮師曠之邦皆可以備工瞽伊傅之黨人皆可以輔相於明王滕之薨之邑手皆可以雪恥於強敵矣其在物也則麒麟鳳凰之苑皆可以名神鳥翡翠之

之園皆可以言珍禽騶騶之櫪皆可以目良馬矣夫蘭谷蕭艾茂焉杞梓之材荊榛出焉蓬生於麻新錯於楚物之不繫於其類也久矣又可以其善者而遂信其不善者哉考之於人既如彼求之於物又如此而足下之於僕頗乃不問其可否不論其是非徒見其鄉之多賢即謂其人之必賢其亦取擇之不審矣取擇之不審已不可用之於交好況欲相與以賢所學耶夫賢之云者為師者之事也師自招河東已不敢當是名矣而迭以施於僕使僕有過於河東者乃可為足下師若猶未也則是倭譬誣諛妄加名以相艾耳縱僕樂足下之倭譬昧足下之誣諛輒受是名而不辭然於足下固非倭譬誣諛之故不覺其偶類耳僕之胥胥云爾者亦欲足下之審擇所與以益其所學非

敢過為訐直以相角鬬也足下苟以前者之所陳比物引類曲喻而旁譬之則有以曉僕之意矣適有小疾不能親書幸察

上蘇伯脩參政書代柳致明

某比承姻緣史傳示鈞喻需及先子遺稟悲喜感怍交動于中循想累日無所容措伏念先子自受學以來即授筆為文章澄搜靜索脇不沾席者五十有餘年此其志豈不欲藉是以自託不朽哉顧以弊於蹇剥既壯而羈窮未老而閑退業愈習而家愈貧名愈聞而身愈困迫至暮年方能以殉命其等奔馳數千里迎攬遠歸而家事益落由是送死養生百穴攢聚神傷氣憊眾念昏忘故其遺稟之在篋笥者未暇整次成秩以顯揚先志其竊聞之士子之在當世生雖不偶死而無聲者有矣故楊雄沒而法言始行馬遷生而史記未振父子之傳恒在既死之後也然非得大君子為之發揚以振聲其視聽則亦不能因其文以永其聲矣先子之已行且十載遺文之傳此惟其時而卒湮沒之若是者或者以為未得大君子為之發揚也閣下以嘉惠士子振起幽滯者往往而是況先子在日又嘗曳裾門墻之下脩容辱罷愚之閒故相善也則夫大君子者不求之閣下將安求乎借使閣下方執政于朝越在數千里之遠猶將跋涉山川踰淮泝河而進況當近莅浙省統有方隅而其也幸獲以編人齒於治內不於斯時露其所藏以希大君子一顧之重是果於陋劣無志其為不孝甚矣用敢探其所著詩文合四十四卷惶恐獻上倘蒙不遺雅故念及朽骨施

恩惠於既死敷幽隱之既法言史記之盛行而死後垂聲亦有以少伸先子之志矣使先子而有知宗丕將感於地下乎其雖區區無似而結草之報此心脫然尚當課其子姓世誦名德以無忘大造惟閣下垂閔焉干冒威嚴伏增戰越某再拜

九靈山房集卷之四終

山居稟

記

浦江縣脩學記

男戴禮敘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浦江之在婺郡縣也而制宜有學治門之東南其學在焉然歲久且壞比數十年雖屢加繕理而僅取苟完無經久意今縣大夫始至乃喟然興歎謂學之所急惟田與廬今監縣廉矣阿年八哈既嘗歸其侵疆矣頃茲屋廬之圮壓吾得讎其責哉遂與主簿劉矣所稷合謀脩治而俾教諭祝君應昇宣其勞應昇既受命即為禮致知經之士張天錫吳實飭材徵工率先允役而他有籍于學者因皆相勵而趨為之自殿庭門廡以逮泮池論堂齋舍墻垣廩庾庖湢之屬悉皆易弊為良有加於昔始事至正辛卯之秋九月

及冬十一月而成於是應昇暨學之耆碩方先生樗相與屬筆於良以記其役良屢謝非其人不獲命乃記之曰春秋之法九一工役之興必備書以示譏蓋所以重民力也若僖公之脩泮宮固亦嘗用其民力矣考之於經乃不與南門諸役者並存豈不以學校為有國之先務而僖公所當為而不書雖謂見此公脩之實為其所當為我為其可作矣今縣大夫之能若是不亦僖公之徒歟然僖公之脩泮宮也魯人嘗作洋水之詩以頌之先儒孔氏發詩人之意不特謂僖公能脩其化是則所謂脩者豈止乎棟宇之崇丹雘之華鮮而已哉文曰有攸馬耳縣大夫又所當思以圖之而無媿乎僖公可也況泮水之詩其首章有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縣大夫之嘉惠吾邑之士者至矣其二章有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吾邑之士尚於縣大夫而重有望焉縣大夫名文質字彬祥姓蕭氏以儒林郎来為今宮未幾治三皇廟葺故所有書院月泉上舉興是役以嘉来學是可謂知為政者矣

黃氏歸田記

諸暨東行六十里是為孝義鄉為其鄉之望者曰黃君松松故儒家由科第居顯宦者若干人而百年之喬木嘗盛矣及一旦衰松之孫其遂以愚騃盡廢其先業至以百金產僅易一醉飽富豪之家爭為巧計圖之而族人之無賴者又從而蝕剝其間以故田凡八百餘畝屋凡二百餘楹無一步一椽存者維楊禦侯来署州事行視州境遂察知其弊一日召買產之家及某立庭下歷以古者仁厚之化義禮之俗開陳之而且反躬念過至於泣下衆因俯伏首實告曰惟

賢矦命是從至夜漏半矦復列香炬對天揖衆俾伸者右抑首左衆又悅脫當右者右當左者左於是冒取者償其業低直者益其金金入則贖其質田之應期者曾不滿一月不笞一人得田如干畝屋如干楹歸其家俾其母妻弟姪之散亡他傭者咸群居聚食如家之盛時矣猶憲其久而莫繼也益罷尒親之富而賢曰義曰鏞者以掌出入之數而且經紀其家事自授田之法壞而兼并之俗興富右豪強乘民之愚以罷取其家業者有矣然民未甚病也迨夫聽訟之吏出焉考覈之不明剖決之靡中摭辭累歲而元姦宿猾因舞手以規民而民始病矣世吏之不賢其重病民多如此由是而言則為矦之民者雖不幸遭家之中變其亦庶乎無憾焉昔韓延壽守左馮翊時民有訟田者迫壽為之引咎自責其民深自悔悟爺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史書其事至于今傳之矣之此舉固史臣之所取而後世之所宜傳也其可記以永久者有不在余文矣

自得其樂齋記

金華朱原良以自得其樂名所居之齋禮部尚書逵不花公嘗為書之間乞余言以記之余則復於君曰君之所樂可得而聞之乎亢世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為物至夥崑崙之玉南海之珠滄水之金蜀之文繡象犀甫豹之齒角皮革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重珪累組高牙大纛以至弧矰之裘瑚璉之器萬鍾千駟之奉列鼎之食

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然則君之所樂者可得而知矣湯之盤孔之鼎岐陽之鼓岣嶁山鄒嶧會稽之石刻師曠之琴孔子之文章與夫漢魏隋唐之碑碣銘詩記序下及古之篆籀分隸諸家之字書皆可喜可玩而昔人之所以深取者必君之也世人之所樂者非君之所取則昔人之所甚樂也然昔之樂亦豈易哉君惟視世人之可樂者不一動其心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世之人能致其樂矣而不得兼焉者獨昔人之樂耳惟世之人不得兼然後君得以兼之而自得亦豈偶然也哉雖然余嘗因君之樂以求夫聖賢之所謂樂者矣聖賢之所樂者蓋樂乎其內也非以其在外者言之也樂乎其內者道也則凡在外之物孰得而加之哉斯樂也孔子得之顏淵繼之顏淵沒得之

之人且謂之有道之士矣君曰其亦有得於此否乎尚得求從子之教遂書其本末以為記

樂善堂記

秉夔王君和陽人雖累歲崎嶇戎馬間然雅意不忘交友嘗於所寓闢堂曰樂善以延天下之善士於是一時知名之彥咸喜從之游每風晨月夕則相與坐堂上或談性命道德之奧或論古今人事之得失民生之利害或雅歌投壺彈基擊筑以盡其歡忻其所與游而最密者如劉君伯温章君三益胡君仲申等嘗獲登斯堂為文以頌君之美君猶以為未足而復乞言於余余聞之駭且愧焉鄙人於善無所聞君之所樂者烏得而知之縱知之又豈能出於三君所言之外哉雖然三君之文皆以樂乎在已之善言之也

予則以為君之闢斯堂也固將以延天下之士矣則君之所樂者固樂乎天下之善也而豈一已云乎哉請得而卒言之可乎夫世之所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為類衆矣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惟在乎天下之善也以天下之善為可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叶向之在晉樂乎巖茂之善而舉用之也鮑叔之在齊樂乎管仲之善而舉之也樂官屬丞吏之善而進之者鄭當時也樂兩龔兩唐之善而獎之者何武也以至孔融之聞善必薦陸傒之樂善致致是皆以天下之善為可樂而樂之也天下之善一也惟得其位則用之舉之獎之進之薦之不得其位則樂之而已今君猶未得乎其位者也以是為樂不亦樂乎雖然君之樂乎天下之善者固將以成夫一已之善也成夫一已之善則人之樂於君者亦多矣故君之出入軍旅非一日求其同列有隘其父母者矣有踣其妻子者矣有鋒鏑其身者矣今君之父母既皆以令終而其妻子則固自若也身之無恙則猶前日也此皆樂善之效也彼之不能以若是者蓋以其所樂者富與貴耳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樂之深也故其毒愈深猩猩之樂於酒魚之樂於餌彼豈知其為亡身之具哉由是而言則君之賢於人亦遠矣傳曰人之秀聖其心好之尚亦有利哉予敢以是為君慶君曰子言信矣雖然某也不敢當不敢當則請書之壁間朝夕鑒觀焉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先生沒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黃公為著石表辭一通凡若干言良得而讀之上自其先世頗能文而先府君未嘗不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先生家浦陽江之上

以科第顯至先生遂以文擅於天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得先生之文以為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爾而德之蘊於躬者人未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温如春風肅如秋霜粲如雲霞之卷舒凝如崖嶂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撓也以之正家而家齊以之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豈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傳之妙亦既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辭歷叙而鋪張之後之人何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於形容又曷足以致是哉良故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世之以文求生者視公為何如哉公少先生七歲而其出游於荐紳間乃皆與先生接及先生之歷仕中外也又未始不與之相先後蓋交友中之最親且久者惟其交也久故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私於先生也良猶記寒夕宿先生齋閣中先生擁衾語良曰余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黄公我死必求表其墓嗚呼先生之有望於公至矣而公固有以慰先生之望哉先生之子卣將刻公所著表辭于荆山之阡良因書公之所以知先生者附見于碑陰世欲求先生之為人更當有考於斯

脩禊集後記

右脩禊詩一卷予友宋先生景濂為之序嗚呼景濂之為此序不既至矣乎自晉以來序脩禊者多矣其為古今所共慕若王右軍然右軍之言亦不過區區生死之間慨時序之遷遷數斯人之易老于以致其感慨之情耳至於聖賢之大道則固未之有及也

惟其莫及於道也遂致晉之士習率以不振清虛勝而禮法衰曠達興而名檢廢雖謝安之功業可尚孫綽之問學足稱然其雅好游談耽嗜華藻亦不免於君子之所譏原其故右軍豈得辭其責哉今景濂則不然懼斯道之不聞而末俗之益媮也既以舞雩之詠勗之復以山陰之集戒之終篇數語凜乎其可畏嗚呼使晉諸人而聞此戒以惜時歎老之心而為汲汲求道之舉則當時士習寧有不振者乎獨恨景濂不生於今不生於彼時不得與之言又恨晉諸人不生於今不及取衷景濂之論也雖然晉之諸人亦既於道無聞矣則凡諸君之有聞於景濂者又可不思所以自勉哉苟不以之而自免則雖功業如謝安學問如孫綽亦非君子之所予況未必爾乎諸君於此惟寃心焉可也哀也不敏然嘗叨與斯會矣故於景濂之言蓋不能不有槩於其心申繹其意於末簡蓋所以勉諸君而且以自勉焉爾

序

經筵錄後序

經筵檢討鄭君仲舒裒其所進勸誡之文若干篇為一卷題之曰經筵錄携歸浦陽山中屬良序之良以古之聖王雖有聰明敏達之資然至其成德則未嘗不由學而致是以高宗之在殷也三年弗言恭默思道其質亦既美矣而傅說告之乃更勤勤講學之勉載諸說命之篇若不曰學于古訓則曰惟數學半不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曰念終始典于學豈不以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必也質美而學備然後所造為益深所積為益厚而聖德之成有不其然而然矣豈惟高宗唐虞三代之君莫不盡然故楊子曰學之為王

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其已久矣斯言豈欺我哉然自周衰已来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成其德為人臣者莫知勉其君以學先王之道上下之間一皆畢近淺陋以各趍所便其能卓然於當時者惟漢之文宣唐之太宗耳然而此三君者亦不過以近美之質裁為一代之治至於為學則曾未之及故其所就僅有以賢於後世之庸主若論聖否其不繫於講學之勤乎其遠矣由是觀之帝王之興廢哉

禁近俾得推演化原以講求其意舉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至於講文之作則掄討籩豆之職也居是職如仲舒者又烏可以畢近淺陋為言其所進悉皆不以畢近淺陋為言其所言者無非先王之至道然又論議詳明情辭懇切有足以感動其聖心每一勸講間必為之首肯若嚴四鳴咿仲舒等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書傳所載講學之事乎此非唐虞三代之君臣乎昔伊川程子之在元祐之聽卒使海宇之內陰被其賜而不知可謂奇逢幸會千載一時而

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嗚呼吾黨之士以其文字見知於世難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當人主誇學之時則夫後世讀仲舒之文者必將歆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為難遇而是錄之傳非徒表仲舒於不朽然且有以明天子之盛德於無窮矣

送葉贊玉序

呂黎韓子嘗謂清淋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豈不信然歟廣信為郡西連江右南控閩粤而玉山冰溪之勝又盤旋乎左右故其清淋之氣每鍾而為人西京而下唐宋為盛唐姑不論宋渡江後如陳公康伯以中興冠山以風節行義照耀千古他

若俞公大雅則以榮陽高弟為後學所宗師而傳公季魯又以象山門人為當世所貴重嗚呼是果何以致是哉蓋山川之所鍾往往見之於是郡故也我國家混一以來是郡人物之衆固未易一二數余所記交者則有葉君贊玉葉君才高而學廣上而群經旁及史下而廋辭旬靡不悉該善議論能文辭甲申年間嘗以禮記高選貢于鄉有司用新例授婺之月泉山長到官未幾新祭器之材斲者復土田之侵奪者畀學徒之貪蠹者於是會集諸生流招徠學子為子敷揚先聖人之道三年政成受代而歸邦之人士咸相率賦詩以惜其去不以良之固陋俾為之序嗚呼若葉君者殆向所謂魁奇忠信才德之民非耶則夫廣信之地靈人傑固非陳謝二公之鄉其才與學又不在陳謝二公下

乃不能如二公之得位行道以前見于時顧獨抱其遺經而於朱陸之門弟子有志焉亦重可惜乎雖然海内寧謐日久
皇上銳意儒術日興二帝三王之治葉君固將自是登名吏部造之館閣以共圖太平他日見諸行事亦豈在陳謝二公後哉
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鍾秀於葉君學矣又曰維周之翰葉君尚奮乃志以無負山川之所鍾可也余既喜廣信之代不乏人而又嘉葉君之克繼前武故因序詩而併致其期望之私若此云

喜雨詩序

至正辛卯夏六月大梁蒲君来治發之浦江時境内已旬月不雨民心莫寧蒲君愀然憂形於色視事之日即齋沐率僚佐遍禱諸神越翌日癸卯乃雨甲申又雨既而不雨者復弥月公聞縣南有白石湫為神龍所宅遂赤日走大澤中以祈其應乃七月乙亥雨至八月戊寅而止君猶以為未已因與龍約三日内雨足次日癸未輒大雨竟夕甲申雨乙酉雨自是泉之竭者悉已溢禾之槁者悉已蘇民之病者悉已愈而我君之憂亦釋而為喜矣邑之大夫士因交相告語曰吾屬作於是息於是以克享有豐年於是者皆我君之賜也其可無情乎哉愛相率賦詩以歌美之以良受知於君為特深俾執筆序其首良惟春秋記瞽十二公之行事獨僖公三年書夏四月不雨以志其憂樂耳而孔子之取之者正以當時諸侯罕能如是

也夫以三代之季人材猶盛求其有愛民之心者已罕見之若是去三代遠矣民情日以渙散吏治日以偷惰有能如我君之用心者豈易得哉惜世無孔子不得取之簡冊使與信之名並傳於天壤間也乃今明良相逢進賢用能如不及他日君以政成而去必將疇其民庸而圖任之則位當益崇利澤之及人當益厚宜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見諸詞翰垂之久遠青者億公固不得而專美之也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于篇端以俟

送浦江主簿劉君淵歸序

大梁多宦家而傳世之久惟劉氏劉氏之先有累官河南路二十八軍州軍民都捴管者與其弟懷安陽門馬步都元帥從太祖皇帝定地有功其所至又皆以不殺為務當攻破金汴時所賴以全活者甚多捴管公兄弟亦既以功拜官而其長子遂皆繼父職珪組相傳者五人已而元帥之仲子亦以武功起家為河南路轉運使其後有為州郡牧守者有為縣令及轉運同知者有為理官及主簿司者劉氏傳世之久如是哉良生也後不及拜捴管公兄弟於馬前以覩夫衣冠之盛而幸獲識其諸孫之佐遂有以詢其家世之一二之佐主吾婺之浦江簿能以簡易為治用法匪峻而豪右自服遇人有恩而請託不行亦劉氏之佳公子也今既滿三載而去邑之人士咸為賦詩以道其去思良於之佐為最故又更為之序竊考漢史所載兩漢之將相如陳平鄧禹者皆其有功於當時者也然陳氏既卒其子即以有罪國除後竟無顯者而鄧氏之後乃累世貴寵為公侯及大將軍牧守侍中者九若干

人此其故何如哉平之言曰吾世多陰禍吾世即廢終不能復興而禹則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由是觀之則鄧氏之後所以異於陳氏者豈非其所積有不同耶嗚呼二氏之事既已考諸史而有見乃若劉氏之傳世獨久亦豈難知哉必也摠晉公兄弟能以不私之人向使其所積者一食其報庶幾乎鄧氏之代不乏有所不然吾恐故家喬木榮悴之不常雖欲自異於陳氏之後不可得矣興廢之来夫豈偶然哉之佐於此其尚思自奮激以保有乎先澤可也雖然之佐之治縣既不以苛政而殺人而其家嗣又方由祖蔭入宮不久且調自餘諸子亦皆力學好脩有仕資則夫積善之報又復自之佐始豈直保有先澤而已哉良於是益育以卜劉氏之後為鄧而不為陳也大梁竇

家寧復有出其右者乎之佐行有日九頌美之辭惜別之賦已見於羣公之篇什良故特為論次其傳世之久者題諸首簡云

甘棠集序

北庭驀侯来長婺之浦江浦江之民咸愛戴之如父母畏敬之如神明倍賴之如山岳三年政成治任將歸而黄童白叟涕泣以遮留者動千百計而侯之去志浩不可挽又皆退而悲思商賈相與歎於市行旅相與歎於塗耕農相與歎於野低佪顧盼不知所圖則推夫吾黨之工乎詩者作為聲詩以詠歌之三絲之士詠歌之不足則五絲一州詠歌之不足則旁近他郡又從而詠歌之於是萹章之富合若干首縣之史事君子遂擇取其尤者編而為集以我民之思侯無異於召南之思召公故

名其集曰甘棠集且俾良序而刊諸梓良嘗讀詩至甘棠之篇蓋深有取夫召南之思召公固無往而不在然乃必於甘棠而見之者豈不以召公之在當時嘗布文王之化且或舍於是樹之下故國人之被其化者因皆思其人而惜其物則欲其勿翦之矣欲其勿伐之又欲其勿敗之又欲其勿拜之噫何其思之至以見之於思者乃不能如召南之託之於其物顧徒有以託之於其詩豈我侯之宣化於是地者無一物之可指即意者是物之在天地間風雨之所飄搖霜露之所彫殘雖其惜之深保之至或不能不免乎異日之必衰詎如是詩之作播之於一時傳之於百世無風雨霜露之虞有深長悠久之意是則託之於其物固不若託之於其詩矣又況彼之有思於公者僅著乎召南之一國至於他國則曾未之及若我侯之見思不惟著之於一縣抑且形之於他縣不惟形之於他縣又且溢之於他郡然則我民之思侯既不在召南下則是豈果在召南下集之命名合甘也集凡二心他阿年八哈

送林冬官序

三衢祝君彥明四入宦為浦江又學三年政成愛代而歸義門鄭彥良氏命諸子姓作為詩歌以道其惜別之懷而吾友宋先生景濂實為之序良雖不敏竊嘗納交於彥明又且愛受知為特厚獨能已於言乎三衢古稱太末其地四通五達而士之生於其間者

往往文武忠義沛乎非他郡所能及自今觀之清
趙公則以淳德高節卬表天下屯田劉公則以易學
蘊奧開悟後來卒獻宅卿二徐公狩續毛公則以守
死善道感儔當一時其他自北而南以從居其土者亦
皆卓犖一時有足稱道趙丞相范待詔馬諫議六人
也衣冠文物 麟之 傳彬彬然郁郁然其
杞梓之茂林 自三代 盛矣既而故國淪亡文獻殘
缺而上攴之 盖至是而 百年之耆舊邈乎遠矣比
已皆亡所者 深雖稍拔起而良之寓陋又不足
歲以來一二 見者乎至正初嘗以憲府之薦調官吾學
有所接識以觀其為學之所至良之所接識者亦明
一人而已亦既生嘗諸老告謝之餘獨能集其舊書
誦而傳之以時時稱說其履歷之所自庶幾夫流風
餘韻 不為文矣至如復上
雷次幾十年始克頌其教事然其識趣恬退曾不以
閑曹冷局為憊每丐深山窮谷幅巾巍然高坐以叢明聖
經賢傳之指歸諸生列秉而問焉 手披口誦自晨興至
夜分不得休以為常由是 一陋日以除俗學之
靡日以變而吾鄉學校之 心達 何則祠之文會
田之侵奪新堂廬之圮 之未舉 在昔
之未舉 鄉學之淵源景前人之風裁以其得諸已
譬猶有源之泉愈出而 就如此其殆有所自來哉湖
愈不竭為被其灌溉沾其潤 以為 然而於
澤初不特於時雨之滋而條達暢茂自不期然而然 吾庶明直其
矣爾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何其言之甚似歟雖然
夫明之在浦江蓋仕之始也 臚下而事拘曾未及從
容政治之場以行其所 志他日位益顯年益增道益

九靈山房集卷之六

山居稾

序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

金華宋景濂先生通古今學有史氏長材當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徵之固辭不起後竟寄迹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爲道士一日袁從而訊之乃曰昔人有以紳笏爲栖柵韁鎖者余豈爲是過激哉顧將順性而動各趨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於山林而不在於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一決不能者四余聞君人倫必以禮處官府必以法然自閑散以來嬾慢成癖則與禮相遠慢則與法相背遠禮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不耐事旦惮作勞酬荅少頃必熟睡盡日神乃可復

其所設施當必大過於人雖趙公之師表天下劉公之開悟後來徐公毛公之卓犖一時無難到者又可以令之所就爲已乎哉明扵尚有以勉之可也良也塊處窮鄉邈焉寓目耕夫明之去字不啻然有動願惟禍患餘生幸覩父喪莫攄情素以寫別懷徒以三徵人物之盛序之簡底幸不以望之私少寓一云

而當官事棼雜與夫造請迎將之不置一不能也嘗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珮服守之以李吏使不得自縱二不能也趺坐移時病如束濕一飯之久必四三起而當賓客滿座儼如木偶俾不得動搖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舉筆就簡而遒又聞道士遺言吐納脩養可使久壽故即其師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聞余之有是行也必並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存道也而其所以為道者考蓋施之於功業或見之於文章雖歷千百載而不朽垂數十世而弥存若是而為壽可也苟不其然顧欲潔身隱退逃棄人間而苟焉以為道是固老子之所謂道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之道也然堯舜周孔得聖人之用於有者也老子得聖人之晦於無也於出也則吾用於處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有異耶故生以春陽殺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為雲霞察為日星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則壽在是矣夫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秘書之職請為道士於剡入嵩山為道士是皆有慕聖道之晦而寄迹於老子者也先生豈聞二人之風而興起者耶然二人之在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先生是行又孰得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為道然也亦豈有殷於余言哉亦豈有假於余言哉先生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玄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友生

戴良序

浦陽人物記序

浦陽人物記一書監縣廉侯到官之初年始請縣人宋景濂氏譔成之記九二卷分為五類合二十有九人廉侯將刻梓以傳而俾良為之序良竊以為置書之原則翰林承旨歐陽公既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則經營搶討鄭君又言之矣將復何所云哉雖然是縣人物之盛其有繫於山川之所鍾者或未之及良安得忘言耶嗚呼浦陽於婺為小縣其土地僅百里人民不數萬無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之貴無南金珠璣瑇瑁犀象之玩無橘柚竹箭及他草木之殊異顧獨於人物之生不一而足其以忠孝貞節著者有之置見疊出彬彬乎其盛之以政事文學顯者亦是果何為而然哉蓋山川之氣大則鍾而為人小則發而為寶動植之類所產者大則於其小者喬矣栁州多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蜆夫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則未見其有鬼奇忠信村德之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犀象與夫草木之殊異則亦罕鍾乎其人是又以其所產者小而於其大者有或啻也嗚呼亦孰若吾浦陽之鍾其大者哉然世之人於其小者則往往知愛而奉張之至其大者則未有能宏搜廣輯以著其盛以故浦陽之文獻或不能勝夫栁交二州之所鍾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廢墜抉剔幽隱誤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間忠君孝父之則施政為學之方以及女婦之範模莫不粲然具備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見浦陽之為縣將自是而出色矣雖然廉侯之汲汲於表章又曷有是哉廉侯名阿年

八哈為政未幾德化大行蓋詩之所謂愷悌君子者
矣

送鄴宣使還省詩序

維陽李君仲舉好學樂善敏於為吏　丞相開府
公才之辟為其省宣使今以事抵浙東道過雙溪之
上於是其弟架閣君與之為別者且三載一旦會之
是郡意甚歡洽已而仲舉復命相府詰朝將行架閣
君悲四鳥之異林感三荊之分植遂賦近體詩一章
章八句以送之且詒郡庠諸友俾之交和以贈余方
叨居郡庠目覩珠玉可無一言以序其首竊聞漢蘇
子卿為中監時嘗賦詩以別其兄有曰昔者嘗相因
邂逅胡與秦又曰惟念當別離思情日以新蓋言兄
弟相近之時未嘗不玩之以為常邂逅然若胡秦之
相関及當離別之際不忍相舍方知兄弟之不可離
思情至此而日新矣今觀架閣是詩得非子卿之意
乎然子卿之詩特以兄弟之至情言之至於出處之
大致則固未之有及也架閣則不然始之以私恩而
卒繼之以公義愛兄忠君之心油然而並生讀其詩
可以知其為人矣以架閣之為人則仲舉之賢又可
知矣良厥歌美架閣之詩之義而又慕其兄弟之皆
賢故樂書此以序之

贈勾無山樵宋生序

曩者丞平日久天下無事士之居其位者恚以守常
襲故為職業而智謀雄傑非常之人無所用其材往
往退處山林老死而不出十數年来海内大乱豪傑
並起自武夫賤藝咸被收采以用其所長則向之退
處不出者宜可翻然而起矣然智謀雄傑如宋君汝
章顧猶隠居勾無山中方以樵采自樂而不輕於

出何哉汝章爲學不事章句頗通戰國時事善機變有膽畧尤慨然喜論兵當兩浙兵起每退偃一室以默計勝敗十不失一若汝章者可謂有用之奇士矣余嘗考近代賢材而恠士之爲學多不遑於世用談經術者徒知章句之當守而不知事情之或迂工文學者又方務以言語聲偶摘裂相誇尚每棄本而趍末求其可用於當時蓋不數數然也世之人不賢者恒多而賢者恒少幸而爲賢者矣又或不足以用世何才難之若是歟爲一有其人焉幸而及出於有爲之時可不爲之貴重之歟今吾汝章以不輕出之故卒至放棄山林爲勾無一老樵此其可以嗟吁流涕而爲當世悲也雖然古有朱買臣者亦嘗退隱會稽山中賣薪以自給後竟歷居顯窪時人謂之衣錦之榮汝章其鄉人也年方壯而忘方銳他日必不得已而出又安知其不終爲世用也哉汝章出遊甫旬日即歸勾無將從勾無求夫槩諸山而盈之以窺東南之故壤凡目之所寓皆我師用武處覽其形勝當必有感於中矣

禱雨詩序

中書左丞某公署事之初年天不雨自夏六月至于秋七月禾盡槁民以病告公愀然憂形於色於是公之寮佐合辭進曰公毋憂也古有亲林之祝雲漢之祀皆所以致力於神也天而不雨盍禱之神乎越翌日丙午夜漏半公躬率郡縣百司走神所以而不嘉應公復與神約三日雨足丁未雨戊申雨已酉又雨連雨數日而止民乃大喜咸以爲神之所賜而歸德焉金華戴良獨不謂然天以神和四時乳百穀于以賙養其生息者也今乃奮其施以病民必希吏之懇

禱而後應是豈神之本心哉非神之本心而乃童童
如是者蓋公之精誠有以上格于天故也公之所以
上格于天者非在乎禱之日也其素行固已合於
冥冥也久矣是故無求而不得無感而不應也然則
禱之神非欤曰是也夫雨暘若天之所權也山川者
神之所伏也雨暘不時崇歲有飢饉則禱之山川之神
豈非天之高且遠也不可以自聞不可以自見而寄
之神是神用天之權也故天使之雨神固不得而雨之
不使之雨神固不得而雨之也公是以神其聰而天
無不聞無不見也無不聞無不見也此公之所以致夫雨也夫
是民愈喜感退而為喜雨之詩以歸德於公丹俾次
第其言為之序詩曰
維浙之東維黍茫茫今既穉矣伊誰之功維我相君
視民如子撫綏輯寧俾安田里俾耕俾種俾耘俾耔
苗則既秀雨澤不時相君瞻焉為民憂之誠之所感
天不我遠山川出雲降以甘雨既優既渥既霑既足
今之上腴昔也焦土今之菽粟昔也槁莽農人胼胝
蹈舞騙隧且歌且謠擊壤以言維今之雨亟降自天
維我相君錫之有秋匪由民力維我棡君
錫此膏澤我有童烏捧腹歡如亦有黧老今可以飽
我聞我矣將討不庭有糗有粮可以馳行相君有心
與天為一維國維民咸食其德田之多稼周人所美
時之有年魯史所紀曼作此詩志喜之喜頌我相君
今聞不已

童氏家乘序

善乎魏國韓公之言曰謹家糜而不忘乎其先者孝
之大也余觀童君三益家乘之作有以見君之孝大

矣人之於其宗不能無親疎之殺也聖人因之而制服焉自再朞而至于三月其情有節也雖然豈聖人之得已哉況之子於已為從子若以吾父視之猶已之子也推而上之大父之父曽大父父視之猶已之父曽大父之曽孫為從父兄弟曽大父之父曽大父父視之猶已之父也推而上之以至于無服之親皆先世一人之分也若以先世視之皆已之同氣也尋流而知源尋葉而知根詎可以遠而忘之哉嗚呼此家牒之謹所以為孝之大也孝之大者蓋以先世之心為心而已不以一已之心為心也君之是舉其殆庶幾於此者矣童氏世為汴人至兵部尚書始家泉之南安後自南安遷建之浦城自浦城遷處之龍泉其間支系繁衍後先顯者以數百計世遠族嚴漸至不可於攷君乃疚心痒志掇拾於兵火之餘蒐輯於道路間閧之際倣諸史表遂為此編其他遺言遺行與夫言有當貿者又別為箱以見既成使来告曰吾子雅知我盡遺一言以詔吾之子孫使無棄吾志余聞而歎曰世之士大夫其問學非不富也辞章非不美且麗也然或藉之以干利禄耳榮名是乎一已而已至其祖考之所自出支属之所由糸湯焉而不加省者豈少哉而於宗人族子相視如途之人者又豈少哉君之用心乃如此其賢於人亦遠矣昔歐陽文忠公依漢年表為世譜而謂子孫不知姓氏之所從以昧昭穆之叙者禽獸不若也今君攷史表為是書既無媿於文忠矣而其所自序亦曰子孫視為不急之務者非人也嗚呼君之用心其文忠公之心乎勿替引之後之人勉乎哉

送人遊龍虎山序

乃者海内分裂兵交日尋而廣信為郡實東南之要衝當陳氏據揚土游即為其所侵奪及參政公奉命南征提兵不過萬人舉一郡六縣如摧枯拉朽其後陳既盛兵東窺以爭是土而公之子某復班師往救戰敗陳兵擒其梟將若干人以歸由是陳失其勢遂縮手歸武昌不敢順流而東父子一時何其偉哉王君乃公之懿親自起兵時即在行間其所以佐公禁侵掠止妄殺卒使恩威並著為里民所歸心者不一而足自他人言之孰不欲同登仕版以稍自見于時而君乃衣白衣日從文儒講勝上矩往還每風清日美則芒鞋竹杖訪赤松子於北山雨沈陰屐於雙溪于以娛情烟渚宴景雲林且不知斯世之灵故而是身之在軍旅中也君為人曠達可喜然好為汗漫游歲之仲春將從金華南過信之貴溪登仙巖窺鬼谷峯從

入龍虎山游諸勝覩龍虎山乃張道陵所居子孫世其業至于今不替君去謁上清之故宮攬金沙之遺迹道經真侶徘徊細徵先此行當必有所遇矣然高蒙巨楠斬為荊棘斷碑頹垣悽愴人心目蓋陳氏之流毒茲地也非一日君升高而望歎其興亡欲求陳將就擒之際游從嗜好之間可以見其志之有在矣故予於亭別而具道之如此

送楊州同知赴官序

和陽王秉憲氏由金華抵三衢既而以書來告曰同知三衢郡事某君今以秩滿調江都三衢人士咸賦

詩以惜其去而右簡之文非子之託而誰耶三衢距
僕僅百里者行道之人多詢君之美而薾稍知其為
人今又[illegible]王君之命雖不能文詎得而辭諾僕聞
之郡府之職惟別駕為易為蓋有地千里有民累萬
而趨走之吏呵衛之卒一紀皆視郡守為降殺然郡守
之任乃獨重任之重者責之所歸也別駕有郡守之
榮而無其責吾知其易為耳雖然方今天下多故兵
事未息郡縣之煩勞非復承平之比況江都當百戰
之餘城郭無居民官舍空郊百里之外遺黎僅
數十家而已當[illegible]戈甲之供億劬劘之轉
輸往來之館勞郡守宜[illegible]猶任其責哉吾見別駕之
難為也雖然古稱江都多才學之士竊意其如漢之
劉瑜魏之陳琳唐之李善者猶往往避亂山谷間深
[illegible]而[illegible]君能[illegible]訪其人而羅致之與之議官政[illegible]
隱圖利害損益以行之則別駕之易為將在於此乎
昔子游之治武成吾聖人首以得人為問僕因竊取
斯義以為序

治平類要總序

自古人君雖有出類拔萃之資至於治道之成則未
始不由學而致此稽古學古之事所以見於二帝三
王之書而二帝三王之治有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良
以此耳周衰以來聖學不明為人君者槩以古昔帝
王迂遠而難遵不過求所謂卑近淺陋之說以苟且
於一時其能超出乎嘗垂及者惟漢七制唐三宗之主
及趙宋諸君而已然此十數君者亦僅賢於後世之
庸主若夫二帝三王之盛治詎可同日而語哉嗚呼
二帝三王悉五百年而一逢由周之治乃千餘年而
始有漢唐宋之為君然又不得與二帝三王並觀而

稱極治之時何斯民之生於後世者之不幸耶則夫繼此而有國者其可不加之意耶加之意者亦在乎學焉而已矣一日良與四明陳桱論至於此以為人事見之於經史者班班可考頗以自朝及夕萬幾出焉有未暇徧觀而盡察乃相為適取二帝三王致治之由與漢唐宋為君之所以然及先民之格言史臣之論贊會粹成書名之曰治平類要而定其標目凡十篇君臨四方蓋本諸道述君道篇第一人君之職惟在用相述任相篇第二將用禦暴必善馭之述馭將篇第三設官用人國之重事述用人篇第四民為邦本愛戴固之述愛民篇第五國之所賴莫重於食治非兵不可述制兵篇第七刑以輔禮明慎為要述慎刑篇第八倦口覆邦貴在能遠述述遠倦篇第九君能納諫斯無過舉述納諫篇第十終焉良等供以空疎之學謬叨為士之名其於纂脩固多簡略然開基之主繼体之君苟能潛心於此窮討而深思之庶幾由彼漢唐宋之為君以上追二帝三王之盛治則稽古與學古之效漫見於今日而此書之作要不為無小補矣是以忘其固陋而冒言之伏惟留神省察國家幸甚

君道篇第一

天道運四時行君道明萬幾理禹湯文武天下之大聖也夏桀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為大聖大惡之分者道之明與不明耳欲為君盡君道道若何仁而已矣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有此道也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棄此道也大哉道乎其興亡之所繫乎

景前聖式後王述君道篇

任相篇第二
人主不可以獨治也必有鄉相輔佐之足任者然後可以君天下蓋鄉相輔佐人主之基梯也所以上承王命下統百司以治民庶以定邦國而治体之得失國勢之安危繫焉昔黃帝任風后而天下治高宗任傳說而君德脩蓋皆得乎任相之道故也荀卿有曰強國榮辱在於取相其知言者哉訂官箴謹侯度述任相篇

馭將篇第三
古者國君有難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是則帝王馭將之道惟在推誠以待之三代以降人情日異於古其待武士也始皆折之以氣而結之以恩恩蓋不折之以氣則流於姑息而生驕不結之以恩則過於嚴肅而生怨生驕與怨非止費財玩寇之弊而有不戢自焚之患矣揚子雲曰馭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後世欲治之君可不兢慮而慎行之述馭將篇

用人篇第四
書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蓋天子者一世人材之宗主也九德之士所當兼收並蓄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皆治而不失其時矣然古之用人必貴於有德而後世人主或以才藝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人咸得以進之噫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君子宜慎擇焉述用人篇

愛民篇第五
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擾之則危故曩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而太公之告文王亦曰

利而勿害成而弗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
喜而勿怒此愛民之道也自是以後惟漢景錯論三
王之所以本人情者庶幾近之以故文帝用其言而
以清淨為治卒至黎民醇厚刑措而不用愛民之道
其尚有出乎此乎傳曰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
刑罰中殆謂是歟述愛民篇

足食篇第六

足食之道惟在於厚民蓋民者財之府而財者民之
命也故善為國者必先義而後利善養國者必先民
而後國先義而後利所以教民順也先民而後國所
以使民富也民苟順矣國不至於獨貧傳曰未有義
而後其君者也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其是之謂乎法常典原人情述足食篇

訓兵篇第七

生五材兵能攘亂故軒轅之興其戰七十征禎伐
代不絕書兵其可去乎然考之古天子之兵止於
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鄉其出也則為士為卒為旅
為軍為師其入也則有比有閭有黨有旅有州有鄉
既無坐食之費復無長屯之苦烏有如後世之所謂
兵者哉雖然田不井授賦民無藝而古制之不復久
矣漢以來能以鄰制伎繫著定四方載之史冊有足
徵焉續戎功奮武衛述制訓兵篇

慎刑篇第八

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蓋
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君子於是而盡心焉嗚呼
刑於聖人雖不得已而廢之然非其得已也是故不教
而民從上也以身教之而後從次也以言教

之也既不能教之以身又不能教之以言而民有弗從者乃從而刑之下也刑之而當罪民固無所憾矣又從而刑之抑之有罪無罪同歸於非命而死不亦大可哀乎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述慎刑篇第九

遠佞篇第九

自昔小人將竊取其權寵必先潛觀密測覘伺上意而迎合之蓋以人主好惡之不同喜怒之難必不如是不足以為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必視美珥所在以立其愛姬申不害相韓必視貂侯所悅以謀其國事讒佞之事君多合而少忤若大抵然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如其仁為人上者可不有辨於斯乎述遠佞篇

納諫篇第十

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諍於下則君明於上所繫重焉是故古之明王求諫如不及納諫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戇者恕之狂誕者容之蓋以已過難知惟恐其不聞也遂設諫鼓禹拜昌言上聖且爾況下此者乎易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述納諫篇

春秋三傳纂玄序

錯薪刈蔓披沙揀金徵事尚然而況於學乎況於聖人之經有所蕪沒於傳注者乎然則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往往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統緒之會歸者無他亦惟傳家之言有以混淆其間故耳焉呼春秋辭尚簡嚴游夏之徒已不能贊以一辭而吾聖人之微言奧指果有待於支離繁碎而後見耶傳

春秋者有三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然公穀主繹經
左氏主載事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而因以求意
者左氏之功為多然而義例宗指交出乎巫祝卜夢
之間讜言善訓不多於委巷浮戲之語鱗雜米聚混
然難證而公穀之說又復互相彈射不可強通遂令
經意分裂而學者迷宗也良自畧歲受讀即嘗有疾
於斯尋繹之次因取三家之言稍加裁剪以椓其玄
要疏之經文之下其於一事之傳首尾異處者既得
以類而從而文意俱異各有可存者亦皆並立其語
然後隨文覩義若網在綱雖行有刊句有刊字非
復本文之舊而鋤荒辟翳之日星垂而江河流者
不既有助乎方之刈楚揀金之細不又有聞乎雖然
亦將藏之篋笥以自備遺忘而已若夫優柔厭飫自
博而反約則三君子之成書在也予亦安敢有所棄
舍其閒以為是經之壺蠡考

黃氏南薰樓會飲詩序

庚申之秋余訪黃文先生于黃氏義門將自是入
越黃氏之老資深公堅留不聽去既而劉君養浩
生亦至方亦相繼至而吳矣子宇則固客授其家資深
悉宴之宅左之南薰樓歡洽殊甚養浩以此舍雖出
避迫然蘇先生來自城府亦方至自邑已與子宇館
寓雖近而亦一居嚴陵一家烏傷萬山中不鄙謂余
又方田自千里外一日畢集於此豈獨也哉觀江山
之如昨念人事之難常誠不宜以無紀資深之子仲
昭英俊子弟也聞之喜躍即請以今夕復何夕共此
燈燭光顏而余得此字先生且命書歲月遂序之
云而系之以詩曰

昔出念途阻今歸歎年駛秦階謂久平吾道有如此

主人識余意開筵集文史庶令歡宴餘悶懷為之洗
談諧皆素心倡和盡知已此會諒難數不樂將何俟

九靈山房集卷之六終

山居藁

題跋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跋鮮于伯幾所製劉遺安壽詞後

右漁陽公所製遺安使君壽詞一章蓋使君以元勳
世胄出治外服曆守東南諸大郡一時賢士大夫多
出入其門今觀漁陽此詞語意既多引重而字畫復
致謹不少放則以久游其門而知敬其人故也按此
詞作於辛丑之歲閱明年而漁陽沒又十年而使君
亦薨詔為使君家物歷三世尚寶藏無恙而其嗣孫
師稷復以文藝為諸公所歸往世澤之泽於是乎在
矣吁豈漁陽所謂潦人陰德有以致之耶

三先生手帖後題

友人宋君景濂以三先生所遺手帖聯為卷間出以

示良良以三先生學擅一時而一時之人咸仰之望之雖得其片言隻字不翅如拆圭斷璜保護惟謹彼於三先生之學未必能知之而乃貴重之若是者其志在翰墨耳今景瀛之為此卷則以久游三先生之門知慕三先生之學頗以存歿相半離合靡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因欲即是而見之所以然者本志乎三先生之學也翰墨云乎哉雖然三先生之學亦豈無見於斯自今觀之或制度之有考或文章之有稱或經學之有述蓋皆示景瀛以為學者也使景瀛無志於三先生之學則已有志於三先生之學也寧不即是而有得哉良也不敏亦嘗從景瀛之後以登三先生之門其於三先生之學曾不能如景瀛之有得也故因題卷併志予愧云

題樓彥英詩卷後

七莫不有能焉之材也然非值夫得為之時則亦無有可為之事君子之論人又可拘拘於事為之末耶

烏傷樓君自其壯年即以智勇聞已而群盜起鄰境勢甚猖橫史卒咸縮手環視莫敢誰何君乃匹馬往捕擒其首六人者歸之官於是縣府為上其事部使者加審案為文達上臺遂遵故事賞其功調浦江之政內鄉巡檢時當承平日久聖化涵濡之深雖鼠竊狗偷亦皆奔走遠遁職譬運者往往無所用其武故君雖武人巡檢雖武職及為之屏旗幟棄鉦鼓日從文儒之士賦詩寫竹啖酒以為樂退然若不以武功致官者彼此一時何其異哉使君於立功之後仍為之材則其事之時以展夫得為之時以展夫豈止如向之所施而已不然豈君之武猶施於未官之前而不施於既官之

後耶人之[illegible]君頤欲构构於事為之未斯亦過矣
今以當用代去文儒之所與游者莫不作詩以[illegible]
行良[illegible]中不及從諸公之後相與[illegible]
因君之知永此卷故為書其出[illegible]大槩如[illegible]
眼計其言之不文也

題俞應訪五大篆後

右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可冨可貴者惟在乎鄭氏之孝義也是則鄭氏之家
固宜為七郡之孺首而豈無以致是弌雖然非公之
表而出之則七郡之民亦無自而知之矣郡子聞之
孝義非一家之行而七郡之民莫不盡能之能之而
或不為是皆有愧於鄭氏者也不惟有愧於鄭氏其
亦獲戾於公矣公之此舉豈但為鄭氏計弌七郡之
民猶懼其獲戾於公而況為鄭氏之子孫者繼今以
往宜益敬守其家法以保有乎此石勿使恃其門望
之高而不念其累世之勤也吾恐其獲戾於公矣嗚
呼可不懼弌公唐兀氏名余闕字廷心元統癸酉甲
科進士歷官臺閣今由翰林待　制出僉海右道廉
政廉訪司事云

重刻冲素處士墓銘後題

義門鄭子敬氏問出其曩宣明氏作冲素處士墓銘
以示良且曰處士於予為七世祖墓在家東百步許
銘石埋墓中而此石本蓋嘗得之示人處惟是鼠壤
之餘懼其久而益壞也固已裴褫成帙請于待制揭
公著其作銘之始末今復將命工摹刻以傳示吾徒
子柳公弟子也其辈為我識之弌良嘗往来縣境歷
覽百里間問其故家遺族於縣人則自宋以来達官
貴士之門弟往往而有然求其子孫以叩其家世之
懿乃皆吃吃不能道一語或得其家乘而觀之其不
勝感慨者多矣處士之在當時不過一窮書生然能
以孝行率其家至其臨歿猶歃血示子孫毋分居致
使遺澤之滋至于久而不泯同門合釜九世如一日
是何彼此之或異弌嗚呼孝行之至天地可得而動
神明可得而貫況其嗣人宜其豐碩
行裕而無涯弌視彼區區希榮竊寵於一時者又烏

得而齊之哉雖然處士之孝行固卓然矣向微宣明之文以為之引重其不隨世泯滅者幾希是故斯文之在鄭氏不翅如寶玉之在世棄擲埋沒龔土不得掩雖其暫晦於一時又復有收而琢之於他日天之報施處士也若是哉然則處士之子孫其可不務諳其傳哉若子敬者亦無愧乎為處士之子孫矣

跋倪夫人遺事後

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而士農工賈之家遂至兼并無藝貧富不均厥飽粱肉者有之操瓢為漿中膴者有之於斯之時有能以共昕餘慮諸鄉邦之不及者蓋亦天理人心之所發也一必有為而為之哉迨其後也天恒報之以福俾其子孫之享有豐盛至於累世而不替者是固理勢之宜悠而非若人之所能也已暨楊之正鄰前視之所謂也亦既家富於財遂教其子孫當以惠及鄉邦為心歲有羨餘必使縮其時有什之二而平糴之以為常一有不遵其教即嗽厥就寢竟日夕不食子孫肉祖謝罪改之乃已已而倪氏卒以忠厚相傳迨今五世之遠二百年之久而其家之豐盛固自若也或者以為此皆夫人種德之報而不知夫人於此曷嘗有一毫計望之心哉雖然向使夫人之教其子孫者一不能以若是吾見德惠之圖施而侵霣之是恣雖欲求其五世二百年之豐盛又可得乎夫人之所以為子孫計者其亦慮之審矣然竊惟夫人之在當時不過居處閨門之內勤勞饋食之間非有詩書之漸染師友之薰陶而其處心積慮之際乃能忠厚之如是則世之以大丈夫名者果皆夫人若哉彼其聞夫人之事其亦少愧矣夫人之四世孫慶予姻也因出

余觀光氏所錄遺事以相示故輒書而歸之

書柳待制詩後

待制柳公既祠仙華先生于化城精舍且爲刻其所著墓碣植之其於師交之誼亦云至矣而又歸賦此詩豈浔無意於其間哉良嘗觀公之詩於所謂淒其十霜露墓草今幾宿之句未嘗不爲之愴然有感先生没於至治辛酉之春而立祠植碣乃在於至順庚午之冬相去踰十載而詩中有及於此者固已恨其表著之晚矣抑不知後此又十載而公亦没其墓草之淒其者迨今亦十霜露而近冢之祠表墓之碣曽無一之或具是何公之待先生者爲甚至而後人之於公頇乃若是恝哉良既登公之門而承其訓教固不得不爲之有感於斯矣詩爲化城所藏今其主僧君空將鋟梓以廣其傳則夫所謂事師之誼也噫此固曩昔衰勸於後又安知其不與良同此感也勉之勉之以盡勸於後世也夫

劉鏞字說後題

予友許君存仁嘗以狀聲字其徒劉鏞且著文三百餘言序鏞之能聲者甚悉狀聲復求申其說予聞鑄鏞之法必擇精金爲之金精矣又必考古制而參合之制合矣又必求良冶氏審其輕重均其薄厚分其小大而後範模之用具焉蓋金不精則失之滓制不古則失之紊薄厚不均則失之褊重輕不審則失之舛聲復五失者一有不除鏞固鏞矣其能美於聲哉是故善爲鏞者深察乎此使無一之不備然後會精神運棄篇一鼓而成植簴而懸之循隧而叩之則噌吰也清越也又何其善鳴也甚哉鑄鏞之難也如此今狀聲年甫及冠温焉而易毅焉

而方其質信美矣是不猶金之至精者耶質既良矣非六藝之書不誨非聖賢之志不存舍流俗之所習而欲求通於十載之上是不猶考古制而參今之者耶二者固不可及又得許君為之師許君文懿公之子也其家學之正遠承考亭之傳是不猶世之良冶氏者耶畚夜孜孜以仁義鍊之以禮樂鎔之懼其痛也扶掖而正之懼其放也攝束而約之是不猶分小大均薄厚審重輕者耶自時厥後德業著乎躬名譽聞乎時近而一鄉遠而四海無不知有炊聲是不猶鑄之善嗚嘈咒而清越者耶嗚呼以炊聲之名觀炊聲之為學何其似也雖然金之模範則師之自為也以近取譬其果有異乎哉楊子雲曰孔子鑄顏淵矣淵固精金也非孔子為之模能鑄之乎許君願學孔子者也其必有以處炊聲

題葉丞相遺墨

良少時嘗讀故禮部尚書王公所譔丞相葉信公墓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槩後三年始從東陽許君獲覩公之遺墨蓋君先世有權海寧令者海寧公之鄉邑故以此四帖先後遺之其弟五帖則與其弟竹交家書而因及許令之賢遂皆為許氏子孫所藏嗟乎令之距今不百年其家去此不數舍而其愛人戴慕之政所以致邑人戴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者後生晚出已無從考知必觀此數帖而後見則世之人非附青雲之士而欲垂聲於後世蓋亦難矣良既得以快覩前脩之真蹟而又有以窺窺先達之為人抑何幸歟後學浦江戴良謹題

哀辭

張如心先生哀辭 并序

予自童丱中郎聞張君如心之名甚熟已已之歲始
獲見君于邑下君方與一二耆人長德從容鄉校間
戴冠褒衣掀髯聳目張拱而肅趨有足以壯威儀存
矩度者予時雖未暇叩其問學之淺深然觀其動作
之間固以知其為信學君子矣自後挈挈道路不得
數從之游而君亦教授于外不常家居如是者十年
及予受室於邑之趙氏去君之居甚近君歲時來
歸乃相與往来如平生歡君晚得脾病頗已憊甚坐
起不自遂每聞予至猶強扶出迎道古今事變前賢
踪跡亹亹若珠比鱗列予然後知君種學之深凡其
動作之見于外者果非偶然也公家故貧室廬不足
以容膝衣食不足以給體而氣高自足無所仰於人
環者蕭然有書數百卷嘖然自放用是尊官要人鮮
克知之大德中年將五十始用薦者起為縣文學掾
之文獻將遂絕予方悲不自勝而君之子端臣請予
為辭以哀之乃為追述平生而為其文曰

猗彼仙巖其高萬仞鬱穹窿有美一人鍾奇孕秀潛
其中吁嗟美人受質孔弱志則充無脂無常分甘處
悴家四空日閱其儲飯有脫粟羹芥菽人不我堪我
躬甚泰色甚雍雍有矩度無墜恭學徒駿奔聆厥風旨
覿禮容我年未冠猶崔方乳鹿方茸歲時相過稱詩誦文好甚隆孰手謂我曰子之志我所
同顧作昌黎低頭東野為雲龍我方藉之如石就礱
金就鎔孰神之符一朝奪使翳篤蓬蒿蔽盡矣狐號

歟舞斐若風矧瞻我里渭滭決滆吾曷從柰之何哉
有崇斯士玄以宮嗟彼牧人毋登其隴剪其松

吳先生哀頌舜并序

先生婺浦江人諱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
吳公子也至正元年十月某甲子以疾卒于家得年
四十有一嘗一試于禮部不中二子諤謚葬先生于
某原葬後一年命良為舜以哀之良雖不敏然嘗承
學於先生誼不得辭乃為追述卒生而為其文曰
檀車既堅兮駟馬既良出門折軸兮竟斥棄乎康莊
嗟嗟夫子兮胡實類之天不可測兮道不可常昔夫
子之有生兮體子子其贏尪雖求師與取友兮曾不
遠遠乎故鄉遂取則夫前脩兮亦既踵乎大方入書
林而馳騖兮闖藝苑以翱翔柔學業之已脩兮尚名
譽之未彰嗟不降名於一爵兮胡不淑壽不假翼於
鵬鳳乃娛憂以舒憤兮寫鬱紆而成章曰有俟乎千
載之下兮庶無掩乎斯文之耿光人固有偃蹇於一
時兮終前烈而後昌何夫子之齎志以死兮卒無以
自副其所望夫子之貌不可見兮雖忘撫遺編以長
嘆兮仰視天之茫茫彼嚴霜之夏隕兮胡獨痒此衆
芳昔河東之挺生兮年四十而云亡今夫子之洵美
兮亦壽命之不長已焉哉小人有得其全兮君子有
遘其殃自古莫不然兮我又奚傷

吳原伯哀辭有序

原伯諱深其字原伯國子博士吳先生正傳之子也年二十有一至正元年五月庚申以疾卒家既卒之明年其友戴良為辭以哭之嗚呼吾尚忍哭吾友也耶吾因不謂原伯之止於斯耶始予既冠往往聞原伯名於朋友間前年夏予舟次溪

訢遂與原伯會原伯乃欲相率以為交與之游數日樂甚固已竊喜先生之有子而予之得交也嗚呼孰謂別未三載而遽哭吾交耶孰謂原伯容貌嶷嶷平居若不能言其取交問學急於飢渴至於群兒嬉戲則畏避如懦夫然每篝燈挾冊雖疾病不休倦則假寐凝思以求聖賢之心有疑則進而質之父師退而與其弟沉私相講辨故其父子兄弟之間雍雍睦睦而自為師友君子是以知其於孝友最隆也去年秋先生公被召入京師未幾上原伯名于國子學於是原伯始欲崎嶇數千里就學于京而病已作閱數月遂奉鴞呼其可哀也已昔韓滂之汪母門讀書倍文功力兼人年十九而卒今氏子固有韓氏之家聲學又不下汪母山坎夢之下〻士類深

如走耶邪原伯獨下悲悰之耶以子之重有進無原伯而知先生之悲也邪深矣故述哀辭一篇以解其悲哀以舒子憤云其辭曰

嗟原伯兮鄉之良質甚粹兮才甚長睨秦漢兮刮鳳唐騁雄辨兮爛文章射星斗兮奪光芒闡幽秘兮揭正陽歛予飾兮儻迴翔暢廠實兮晞煌煌履至訓兮蹈大防兄弟雍兮親樂康羽既就兮勢乃揚望白雲兮期

帝鄉帝鄉遠兮天一方命駟車兮騁康莊豈隆遇兮歎不將忽被髮兮下大荒兮嘯超驤命固屈兮譽則彰顏父母兮勿永傷彼辭兮孰濯其芳嗟原伯兮獨耿光雖夭且困兮猶壽而昌

陳彥正哀辭

山磅礴兮水瀏瀏下土漠乎其廣大兮吾何此焉足
留惟擇里以處仁兮乃前志之嘉猷倘有人焉其足
藉兮鑒遠舉以遐游噫夫人之挺生兮信喜能而好
脩探往聖之逸軌兮仰先哲之洪休道雖隱而必履
兮理雖微而必抽紛吾既有此內美兮仍利剛以為
柔哀白日之不與兮與兄匹氏之一收苟吾材之適用
兮又何問梁棟之與薪槱亦既登名於仕籍兮曾素
志之不酬雖不酬亦何傷兮有自得之悠悠昔先子
之詔予兮謂時俗之方偷獨夫人之超卓兮固君子
之所周吾方恃之以有濟兮驚浪之漂舟凌大江
之漫漫兮幾如是而不自隕於中流既相我者之不
懋兮又何為乎舊丘行踽踽而無從兮念去此而奚
投假大龜以視兆兮為馬以行軫已矣哉死者不
可作兮吾雖居此

將季高誄辭并序

出友將心升字季高發之東陽人也善讀書工古文
辭知名朋友間丁酉歲家遭疾竟不幸夫死子方
避兵萬山中距其家遠甚不得一撫其櫬以盡其哀
因追思其平生可列者為文以誄之誄曰

茫茫大鈞孰秉化樞淪泪斡流參差報施惡不常豐
善不常禔貞焉而夭狠焉而壽聽卑我是用疑
哀哀夫子亦孔之辜惟子之先奕葉紛敷蔓烈言言
垂聲吳吳爰暨乃考養德益腴蔚生吾子詭茂淋漓
如彼之茸如蘭之馨誰亦既弱冠克構堂基其文與學
日動里閭子之為學潛心以稽鉤深索隱探賾研幾
何經不窮何史不推上下百代指掌而窺子之為文
惟古是師簡不遺理繁不費辭譬彼錦繢五采爛如
等輩爭取朝玩夕披人覩其著莫究其微道既充明

動罔不宜義以為與孝實蒸蒸友亦怡怡
在家而理在國必治九厥未試我惟子知子之在世
蓋亦庶幾苟遂邁年疇克似之庭梧挺秀方茂其枝
荊玉蘊璞將獻手時云胡一日光掩芳萎嗚呼哀哉
玄首兮未華壯志兮竟隨逝日兮何長生年兮須臾
俄舊宇兮改觀乃遘襲兮遺衣以妻兮啾嗷幼子兮
呱呱魚駭躍兮同感鳥哀鳴兮增歎豈外物兮有遷
固歡悲兮情移嗚呼哀哉撫氣化之盛衰念逝者之
莫追柰輀車之在側將俟時而啓途鬼黝黝兮魂飛
飛子去我兮何歸既顧瞻之葬及庶陳情於素旗鳴
呼哀哉

朱茂清哀辭 并序

朱茂清朱漳世為發之烏傷人其家距滕五十里近茂
清嘗以事至滕謁滕大夫歸我而疾作覺凡年四十
云初予客郡城寄郡東門外家焉一日郡兵戍其帥
城門晝閉城外居民即諠無男女老幼空其室盡行
予亦挈妻子登舟遡流至烏傷境因自嘆去家遠行
棄栝然無以給予材性下又無他伎術搖動人又不
得好義儔儻之士以相倚予其不為溝中瘠也其幾
矣為是憂之甚既而遇茂清於道遂茂清乃迎入其
家見其子姓已即館之別室飲食供張無一不如意
若留茂清家踰二月而郡民之道還者踵至予亦買
舟竟去且別泣而言曰子去茂清而歸予其誰與處
耶他日或還山或乃客郡城予即不能往茂清其過
我耶茂清曰是亦漳之言也予既僦居郡東門且將
致茂清雙溪上而或以茂清訃聞予時雖硬塞不勝
莫詰茂清死狀然不敢即決之者猶冀訃者之或妄
後會伯清至其言與訃者同伯清茂清之宗也嗚呼

茂清之死為不妄矣茂清善讀書有幹蠱長材然樂
為人解紛君丹溪之人愛慕之其長老而丹溪之人愛慕之其長老
教其子弟必以茂清為言其鄉鄰之鬪爭無訴者宗
族之顛連無告者皆曰自茂清亡使吾無所依而生
以為恨茂清嘗買宅一區買田數頃將以贍其族人
云噫茂清之賢如此而竟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子
既悲茂清之死而又悲予之生而無助也辭斯作
維材之良維行之臧維壽命之不長嗚呼天其不予
相也如之何弗傷

祭文

祭先師柳待制文

嗚乎先生文場之帥士林之雄天既生之其必有意
將豐將隆先生之生雅厚莫邁越自成童屢也得師
蚤叩巖角繼謁二箭發理之肖至道之使爰蜀而歸
乃充新得欽彼豪英一變温恭先生曰嗟爾廣見聞
觀廠會通厎材碩德一二徧參有符其同遂發緒餘
二十年間宵龜鉅碑照耀揅封我業已備曰驗於為
以穩廠鍾實艱初試邑校州庠繼登辟雍青衿冑子
聞韙而附敲篋而從司誄奉常領教儒臺聲甚風風
包荒有貢覆溺江湖再歲而逢先生疏之俾附軷傳
以活疲癘從祀匪德禮官惮威莫敢告忠集議之頃
先生折之氣厲言雍及泚洪都曾未期月教兩其湊
乃嚴矩範乃聘名師乃飭儒宮我理我理先生止之
慚屈盲聾已則有粟先生均之廩士告豐報政而歸
蜀山之下浦涴之東飲水著書蘘薪照字歲廿十終
四海環眴英聲如山炳煥猶龍飛剡交章論薦公車

帝聰
帝曰俞哉命掌厥制士論稱公而今而後庶其大用
以收厥功天胡不仁賀轍未安即已弔以嗚呼先生
今其已矣士失所宗良也登門幾年于茲肇自童蒙
月夕風晨婆娑誘掖猶記德容教我食我戒我勸我
在庶之蓬臨別謂我君子之質纖而必洪窘茲賤寒
乃我之責可不薦庸我觀先生我得我失若關馭朅
一朝棄我山摧谷崩事若夢中先生之生位不滿能
亦云顯崇先生之年踰七望八孰曰非翁得正而斃
固亦無憾我意不充哲人其萎道日淪喪孰繼遐踪
我悲先生夫豈我私亦哀道窮輶車既駕恭陳薄奠
天辭告喪嗚呼先生魂皇皇歆兮鑒我哀惘

大人祭柳待制文

嗚呼哀哉委河海不足以盡公之一端博雅深沈
不足以喻公之華辭麗筆當其劍意遣言格意行墨
下追班馬上睨莊屈莫不陶鎔乎神化陵駕乎傳匹
而況律已溫恭接人忠實行非難繼而動有典常言
不垂忤而心存整飭追古人而與徒豈庸態之能測
信人物之標表誠當代之英特至於居官涖事務殫
厥職緒正奉常之儀禮祀洽成均之訓迪提文邸於
儒墓啓藏書於石室皆足以垂譽来今騰輝古昔然
而官僅階於五品祿不上於千石曾未得歷禁林之
獻納究蘭臺之讌述何則鳳翥而鵬飛忽颺散而星逝
嗚呼哀哉
國殲其良孰為衡石人殁厥師莫有矜式彼縉紳之
在位因制翫而嘲恤紛公之棺者有以興閭閻臨公之喪者有以興
嗟早蒙褒恢當靈車之遠還情怳怳以何極睠荊山

之故墟日徜徉乎履舄曾歲月之幾何遽長掩於室痛幽明之遐隔莫有酬夫舊德列籩豆以告哀尚
愀焉而來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方壽父先生文

維至正十二年歲次壬辰十月辛丑朔越十九日己未近故北村先生方公歸葬北山里生某等設帳道左薄陳香幣之奠為文以告之曰

人之有生具剛柔之理稟正通之氣雖所遇有窮達之殊然所就無彼此之異故其見之於行者或不能以以伸而其託之於言者則庶乎其可恃言之精者為詩發乎情而止乎禮義頗時世之迭更遭風變而雅廢苟有道以為之本根則出其緒餘亦皆不以盛衰而二致先生於斯可謂有志是以雖當巢傾雖覆之餘稟剛襲庶之際借榻鄰之一枝猶風雨之不改然猶以貧自娛以閑自肆方策竹以為笥或紈蘭而作佩訪虞婦於蒼梧弔屈子於湘水計是亦之所經睚山顛則水濱故九草木之芙華魚蟲之狀類莫不窮搜遍攬以為朝夕唱之具所以篇章之雜沓壹是翰墨之游戲或託物以寫懷或緣情而抒思或登高以詠古或望遠而調世但此情之有適曾不恤夫室之空而躬之瘁迨曩宮之借師遂有來夫卜屢以其得諸已者淋諸人亦既有以慰懌其心意信鄉社之長城實斯文之徽幟暨晚年之放曠稍沉酣乎酒醴挾劒生以與俱卧匏樽而徑醉較劉伶與李白又何異乎伯仲之與翁季雖優華之故墟誠衆芳之所萃當先公隱居行義於中而枯蓼有吳延平有謝亦翻然而來泝人之望不要不超矣吕氏之友朱張方參居而鼎峙當是之時其媚學之徒惟蜀山為可

仰他若田居子之清醇深慤精邃亦皆可挹而可厲先生之於三公咸弟撫而兄事庶幾大雅之風永振巖南之里豈期人事之難常涛若晨星之飄墜韋靈光之獨立尚羞戮於風雨里黨以之而壯觀山川以之而暉媲竟斯人之不淑亦摩飛而烟委嗚呼繼今以往典刑日以曠遠鄉學日以陵替閭巷何從而考徵士子何從而泮濡將見黃鍾大呂之音自是而不續而濮上桑閒且交陳而並舉某等之於先生或以姻親而託交或以鄉枌而叨契或以弟子而游泛或以交朋而密邇咸資晉鄙之薰得免君子之棄夫何鄰燭之輝不照泣麟之淚當靈車之既駕痛捐人之云逝託雞絮以陳誠尚愀焉而鑒視尚饗

墳記

志樓楨窆記

嗚呼是惟樓楨之窆楨於子為姻家子予往時僑寄邑丁居相近也每見楨在群兒中眉目清揚進趨閑整心異之既而楨有祖父之喪予往弔其家復見楨衰絰中呱呱涕洟若嘗習於禮者用是益奇之其後楨家寖衰橫逆蠭起楨累然無依予亦絕望道路不得日與楨接歲時閒一見楨橫則泣而言曰吾祖父不幸俱歿不令子實遭多難萬一不能自支將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矣予至是則又未嘗不壯其為人一日楨果以狀聞干縣慨然欲秉植其家久之其橫逆日是也楨復訴之大府大府頗疑其重楨乃悲啼恐栗為兒恒狀大府官憐之因得具陳所訴大府方欲為之究治其窕而楨已死其可哀也夫嗚呼予於樓氏嘗接其祖子孫三世矣始覩楨之祖父俱亡固已竊為樓氏憂及見楨之能自樹立以樂強侮又未始

不為樓氏慶今又聞楨之死則樓氏之憂未有艾也
俯仰十餘年間觀其家之盛衰而置喜戚於其間者
已變更之若是則凡斯世之人欲藉其子孫之久保
其家而不墜者皆可悲也宰獨樓氏哉樓氏世居發
之浦江有諱某者於楨為四世祖嘗受業東萊呂氏
之門人祖諱某父諱偲毋趙氏生於某年某月某日
距本時得春秋十有四至正二年七月某日卒之日
也卒後之某月某日其毋殯其柩于某原且使請文
於予予年長於楨而分高於楨視楨猶子也故為文
以志其殯

陳府教壙記

先君諱士貞字彦正姓陳氏發之浦江人曾大父諱
文煥通春秋穀梁學嘗以登仕郎自試入官會宋亡
不仕杜門著書有春秋質疑傳學者大父諱德潤父

國朝以材自效仕至承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官娶
黄氏繼林氏先君林出也生於大德六年壬寅十月
辛酉卒於至正六年丙戌六月丁巳得年四十有五
初娶凌氏先卒再娶王氏有女一人曰佶適翰林待制柳公之孫穎先君卒
後之六年某月某日乃葬于輿賢鄉之最家塢從
治命也先君自幼知讀書記誦日數千言及長欲以
明經決科從鄉先生深究吴公游習春秋以襲家學
居久之有司便試藝鄉闈一不中輒束書而歸終身
不再踐場屋初巳西鄧公在翰林聞先君之學行與
同列薦諸朝辱下江浙行中書初授衢州路清獻書
院山長以疾弗果上改授處州路石門書院山長在
官未期月丁内艱服闋長建德之釣臺衢之柯山二書

院乃以累考卒遷龍興路富州儒學教授先君慨然
思奮枝以自見命下即趣裝上道俄而疾作竟卒於
婺城之寓舍痛哉天乎先君事親謹甚太夫人年踰
七十沉痾久弗瘳先君晝夜礲寐扶持保抱若嬰孺
然人皆以為孝在童冠時嘗從鷺鳥以搏執自娛太
父聞之頗不懌先君深自悔曰作禽荒以貽父憂不
可即盡收撲死之其速於棄美人亦以為難先君端
重韜默介潔有常不能脂韋與世俗俯仰而於交際
之禮惟謹處家以和待下以寬雖臧獲有過絕不以
聲色加之平居精勤強力酬荅少閑則披冊不置故
於書多所玩繹至於陰陽卜筮巫醫方伎神仙道家
之言靡不畢究為詩文深沉醞郁見推儕輩晚乃不
欲溺志俗學充以存心養性為務扁所居齋曰儼若
思蓋以自見也不肖孤茹苦銜毒言不成辭姑亭不

梗槩紀之幽宮其詳則俟立言者銘焉孤子倫泣血謹記

元故戴府君墳記

嗚呼我先君諱暄字景和姓戴氏婺之浦江人曾祖
諱玦祖諱鍚父諱濤妣陳氏先君器度凝懿恂恂寡
言遇物恒多忌有實孝義者行尤竭心孝友處天倫
中事有極難而先君卒能全其和君子稱之謂不讓
古人壽年六十有七不幸以至正庚寅歲九月羊酉
卒家諭月丁酉葬典賢鄉嘉樹塢之原娶諸暨到氏
先十三年卒葬同穴子男三長垚亦先卒次良次元
女一適趙良本孫男六孫女二曾孫男一嗚呼以我
先君之德之懿柰何竟止於斯耶良俯伏草土未能
求銘以登載盛美謹鐫誌石納于壙中嗚呼蒼天父
兮何在孤哀子良泣血記

九靈山房集卷之七